



点滴

心中有诗

□ 张炜

你如果是个心中有诗的人,那么你就拥有了一份表达生命的厚礼,生命不止,就受用不尽,真正是幸福无边。你用这一辈子守住的诗心驱逐了人人都害怕的失落感,这不是最聪明的办法吗?你留下的是心灵的记录,它滋润了你自己的心灵,也可以滋润别人的心灵。

诗意,说到底可用来安置自己这颗苦涩的心。人活着,心的安置是第一要事,没法安置,就有了无边的懊恼、牢骚、忌妒,有了诗意的驻留,一切全都改变。你从此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,跳出了世俗生活狭窄的圈子,开始放眼去看遥远之地,你生命中的参照物于是为之改变。

人的境界有高有低,主要是因为生命的参照物不同——我们眼前的许多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,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就会变得毫无痕迹、轻若鸿毛。

——摘自《运城日报》

残局不是结局

□ 黄小平

邻居老张喜欢研究象棋的残局,也喜欢经常摆出残局与人对弈。

一次,我见老张摆出的残局,红方棋子只需要两三步棋就可将其将死,于是我选择黑方棋子与老张对弈,结果输的不是他,而是我。

我问老张,明明看着他的棋是死局,可为什么他能将它救活呢?老张说,残局不是结局,是一盘还没有下完的棋,任何残局都藏着一线生机,你没有看到它,并不代表没有,而是你还没有发现它。

残局,词典中的解释是:棋下到快要结束的时候。快要结束,是指事情做到结尾的阶段,但结尾不是结束,是结束前的最后阶段。

残局就是这样一种阶段,没有结束,不是结局,一切都还有可能,一切都可能反败为胜,一切都可能挽狂澜于既倒,除非你放弃了。放弃了,才是结束,才是结局,才是真正的死局。

——摘自《领导文萃》



以夕阳落款

□ 林清玄

开车走麦帅二桥,要下桥的时候,突然看到西边天最远的地方,有一轮紫红色饱满而圆润的夕阳。

那夕阳美到出乎我的意料,紫红中有一种温柔震慑了我的心,饱满而圆润,似有一种张力,温暖了我连日来被误解的灰暗的心。

我突然感觉到舍不得,舍不得夕阳沉落。

我没有如平时一样,下桥的第三个红绿灯左转,而是直直地向西边的太阳开去。

我一边踩着油门,一边在心里赞美这城市里少见的秋日的夕阳之美,同时也为夕阳沉落的速度感到惊讶,它迅即落入路的尽头。

就在夕阳落入路头不见的那一刹那,城市立即蒙上了一片灰色的黯影,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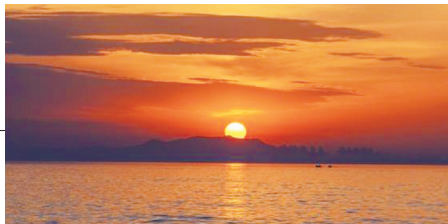
的心也像石头坠入湖心,石已不见,一波一波的涟漪却泛了起来。

我猛然产生了两个可怕的想法:我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走同一条路到学校接孩子放学,为什么三个月来都没有看见美丽的夕阳?如果我曾看见夕阳,为什么三个月来完全没有感觉?

这两个想法使我忍不住悲哀,在前面的三个月,我就像一棵树,为了抵挡生命中突来的狂风暴雨,以免树下的几棵小树受伤,每日在风雨中摇来摇去,根本没有时间抬头看看蔚蓝的天空,更不用说一天只是短暂露脸的夕阳了。

我为自己感到悲伤,但更悲伤的是,想到这城市里,即使生命中没有风雨,也很少人能真心欣赏这美丽的夕阳吧!

那美丽的紫红夕阳,使我想起水墨画左下角的落款的印章。



如果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一幅画,应该尽心地着墨,尽情地上彩,尽力地美丽动人,在落款铃印的时候,才不会感到遗憾。对一幅画而言,论说是容易的,抒情是困难的;涂鸦是容易的,留白是困难的;签名是容易的,盖章是困难的。

但是,这个城市还有人在画水墨吗?还有人在每天黄昏,用庄严的心情为一幅水墨画落款吗?

看到夕阳完全沉落,我怅然地回转车子,有着橘子黄之色的光晕还余韵犹存地照在车上,惨白的街灯则已点亮,逐渐在黑幕里明晰。

我为自己的今天盖下一个美丽的落款铃印,并疼惜从前那些囿于世俗的、沦于形式的、僵于论说的、在无知与无意间流逝的时光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文苑

主动的意义

□ 艾萨·贝斯克

“祖母,我能不能被约克导演选中?”我问祖母。祖母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,看着我说:“我不知道。”一个上午,这样的对话发生了3次。我知道,祖母也许会因此而不耐烦。此刻,我脑子里全部是这个问题,根本无暇顾及及其他,我甚至连早餐还没有吃呢!

上周,我和哥哥麦迪一起参加试镜。约克导演打算拍一部电影,想要从学生中挑选小演员。如果我能够和明星一起演戏,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呀!约克导演告诉我们,周日之前会通知我们试镜的结果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,可是我还没有接到电话。

“麦迪呢?”祖母突然问。“好像在房间写作业。”我心不在焉地回答。祖母又问:“你的作业写完了吗?”我摇摇头。我哪有心思写作业呀!

“你可以给导演打个电话,询问试镜的结果。”祖母说。“不,不可以。”祖母的话吓了我一跳。我怎么会主动给约克导演打电话呢?这会令他产生反感。况且,万一他告诉我,我没有被选中,那我该多难过啊!

“亲爱的,只有两个结果,一是被选中,二是被淘汰。你主动打个电话,只是早一点知道结果而已。”祖母看着我,说,“不管结果如何,早一点知道,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坐立不安。”

在不确定的等待中煎熬,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我既无法挣脱又不能控制,还耗费我的心力、折损我做事的效率。我鼓起勇气,主动给约克导演打电话询问结果,我和麦迪都被淘汰了。但奇怪的是,我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难受,反而有一种轻松的感觉。接下来的时间,我回到房间,开始做自己的事情。

我很庆幸,祖母教会了我一个重要的道理:当你为一件事情而焦虑不安时,就要主动出击寻求结果,不管结果是好是坏,你都会从之前糟糕的状态中解脱出来。而这就是主动的意义。

——摘自《做人处世》



老屋还在

□ 崔勇文

农村老家有四间老屋,那是我儿时成长的摇篮。

父母在世时,家里的烟火味很浓。母亲勤奋能干,父亲身体健壮、吃苦耐劳。他们要养活我的四个姐姐、一个哥哥,连俺六个孩子,很是辛劳。

小时候,我们家里很穷。那是计划经济时代,不允许公开做小买卖。父亲白天在生产队做农活挣工分,晚上偷偷学做裁缝,给村里的老少爷们缝制衣服,做一件收费三五毛钱。

父亲有一辆老式自行车,每每载着一大筐二三百斤重的甜瓜或西瓜,摇摇晃晃地送到三十多里外的县城集市,每次到达集市时都是大汗淋漓、气喘吁吁。集市设在城南的白洋河河床上,有时遇上下雨无法摆摊,他就挨家挨户上门推销,有时还要看人家歧视的脸色。

我最高兴的就是父亲带着我去赶集。他把我放在自行车大梁上驮着,虽然很辛苦,但他总是笑哈哈的。散集回去时,父亲会到饭馆给我买几个肉包子,包子一咬满嘴流油,我吃得津津有味,他却从来不舍得吃。长大后,我似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包子了,但是,每当吃包子时我常常想起父亲,想起那时跟随着父亲赶集时的情景。

父亲喜欢开荒种地。十几亩的土地

上,杏子大小的小石头都被他捡到地边,堆成垛,或者规规矩矩地垒到地堰上。地里的土筛得细细的,杂草锄得干干净净。当时在我们村里,劳作后,父亲总是最晚一个回家。他两只粗糙的手上老茧如石头般坚硬,老茧以外的地方都是密密麻麻的裂口。

长大后,我时常劝父亲,不要这么辛苦了。父亲却掩饰着疲惫,乐呵呵地说:“我多挣一块钱,你们兄妹就少遭一点罪。”

父亲特别爱小杂鱼,偶尔会买一些回家,拿出平时不舍得喝的老白干酒,与我们对酒当歌。永远忘不了那个飘雪的寒冷冬天,父亲吃完小鱼,喝完人生最后一次老白干,穿着五层破旧的单衣服,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去赶集,却再也没有回来……

父亲去世多年了,但他吃苦耐劳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萦绕。我把父亲的遗像挂在墙上,每次回家我总感觉父亲依然还在老屋里。每当我感觉苦闷时,就会开车回到老屋,在父亲的遗像前敬上酒菜,身上立马就会充满无穷的力量。

如今,有人出高价想购买老屋,但我坚决拒绝了,知天命的我深深觉得,父亲走了,母亲也不在了,但老屋在,根就在,老屋是根,老屋是魂。

——摘自《齐鲁晚报》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

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

电话:0352-2050272
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09

电话:0352-2429838

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自办发行

全年订价:258元